



庞永力 著

青春 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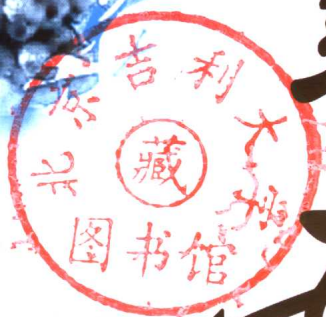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T266804 *

庞永力 著

青春 书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雪/庞永力著.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3.5

ISBN 7-5043-4089-8

I. 青... II. 庞...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1628 号

青春雪

作 者:	庞永力
责任编辑:	刘跃钊
封面设计:	张 倩
责任校对:	文 丽
监 印:	马 兰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85093583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 2 号(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42 千字
印 张:	10.25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43-4089-8/I·540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长篇小说《青春雪》及其续篇《纸婚年》以注重个人体验的逼真描述风格，袒露出从中学生、农民、教师、职员、作家、商人乃至私奔者内心世界涌动着种种欲望和错综冲撞，写实性地传达了市场经济社会充满悖谬和迷茫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倘若越过由寻求强烈刺激和决心堕落的社会心态外化而构成的表面叙事，可以清晰地体会到隐含在每一个人物灵魂深处痛苦的呐喊和呻吟。商品社会初期人们普遍的心理恐惧与精神失衡所导致的多重人格裂变，使这两部小说弥漫着引人探究和深思的悲剧氛围。作为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庞永力这两部小说也为研究“新生代”文学思潮，提供了一个可资比照的典型文本。

——读稿人 旷若谷

再次发言

——自序

这本书稿即将付梓之际，我却面临两个选择，象一本书的名字：说，还是不说。

前几年，作品曾两次结集，我都在前面唠叨过；四年前本书脱稿时，我也在文末“作者发言”。如今，在虚长中已觉出沉默的好处，不敢也不愿赘言了。但此书经历的种种，又令我心绪难平，就好像一个疲于奔走的行人，一看见可暂时休憩的小屋，泪水反而止不住了。

1997年，为本省基层作者计，河北省作协与廊坊师专开办了省第四届作家班，正值世纪末，有二十世纪中国最后一个作家班之称，当时计划经济中的文学机制已近崩溃，别国又鲜有专业作家之职，所以别处的意义也许更大。我有幸成了四十几人中的一个，与老婆（入学半年后结的婚）辞了北京某报双双来到廊坊，读书、听讲、打牌、凑钱在宿舍炖肉、在小黑屋里看录像……度过了手头拮据却好似神仙的两年时光。

入学伊始，作协与学校领导就强调：求学机会难得，要广泛吸纳，不要急于出作品，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一开始大家是遵从了的，可到中末期，有人沉不住气了——须知这是绝好的创作假呀，带得不少人“暗渡陈仓”。我经常串宿舍找人来牌，就遭

到推拒，见俯身操笔干私活者，不禁来气：“你以为我不能写呀？”

当时确实缺银子，就想写一部长篇卖了解困：赵海同学就卖过一长篇，而我弄的诗歌、散文从未赚过钱。我曾写过中短篇的，作为诗文之外的一种操练，但稀松得很，一篇也没发过。说干就干，一心想放个大炮仗。先弄明白了长篇是什么，听说要先搜集素材、列提纲，我却轮胳膊就写，写到5万字时卡了壳，方搭框架。找来余华的一本小说时时翻看，不是模仿，而是防止写走了样儿；写《纸婚年》时班里开了外国文学课，受感染，又搬来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写，早在宿舍、晚在学校招待所，老婆买来核桃为我补脑，以保证一天几千字的进度。好几次起了腻又找扑克打，李虎斌同学均正告：一鼓作气，写完它——至今感谢他。

《同居时代》（又起《青春雪》名）写了37天，《纸婚年》写了44天，在激情中小跑，我以写诗的方式对付长篇，然后甩给老婆用了爱敏同学的二手电脑录入。呈给主管校长兼评论家张东焱看，老师说：写诗的写小说，语言应该能过关。

脱稿后就找婆家，孰料赵同学那时正逢小说（图书）旺季，而自己已错过了末班车，文学萎缩、书市低迷，刚下水难免挨呛。毕业后又去报社供职，遇阻的小说变得有一搭无一搭，自称：“文学界的逃兵，新闻界的新兵”。

然后专心职业、整日忙碌，全然入世。四年的职业记者生涯极大的满足了发表欲，但书稿流转，几地蒙尘，连从头至尾读它一遍的闲心都没有。自己少时的预想并非如此，惊念间，昔日柔情丝缕楔入，隐隐于心；一日，谈笑间突然面部肌肉僵硬，一扶鼻子，竟歪了，方觉偏行已远、待它甚薄。

出版再次提上日程，在心里为它腾出空间来。原来只是偶尔念及，坎坷一多反倒相思日重，愈挫愈坚，苦涩自知。细细一

数，四年来它经历了十几家出版机构，多少次嫁前惊喜，忽又空闺悲凄。其实不用多说，好像一个人，受点儿委屈会唠叨不止，倘若拉下去暴打数日，反倒无话了。人都多梦，但老天爷却从来不逗你玩儿——又好像年少时思及佳偶必言：肤白貌端；命运问：“黑点儿要否？”犹豫；再问：“又黑又丑的呢？”愤怒；又问：“又黑又丑又老……”到这时你就该：要要要要。因为不如此，你得到的会更少。在成长中，人学会了隐忍、迂回、选择。

好事多磨，最终还是有了谱儿。离伯乐千里马远点儿，单是被纳入视线就已大幸了，人们总是注目在春天纷发的鲜花，有谁想起那众多的同样是种子却寂然于春天之外的亡灵？感谢广电社，感谢责任编辑刘跃钊先生，还有在此事上作用显著的张倩女士，这些令疲惫后的我觉出这春夜里的朦朦绿意。

2003年3月26日深夜于廊坊

目 录

再次发言(自序).....	1
---------------	---

青春雪

第一章	3
-----------	---

木板床终止住孤苦的“哎呀”声时,蒋立言已没有了气力,软绵绵地伏着,把陈玲光洁的身体覆盖了。他喘着粗气,对陈玲有力地环抱、温存的热吻都有点儿承受不住。

第二章	14
-----------	----

虽然关系已定,但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而且多是谈些厂里、家里、村里的不着边际的事情,象这样温情脉脉直接了当地赞美还是第一次。宋春丽的身子一颤,脸立马儿红了,她嗔怪道:“说的什么话,人家哪一天不漂亮?”

第三章	27
-----------	----

她难忘那吻过自己肌肤的热热的唇，她鼓励男同事蓄起胡子以享受那刺痒的感觉，她欢欣于那粗暴的动作、忘情蹂躏所带来的痛楚：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如今她正从狼向虎过渡。

第四章 38

“伍子胥一夜白头，你蒋立言一夜近视，真逗，哈哈……”俏女子发出银铃般的笑，蒋立言趁机以一个男人的视角打量她，他有些悲哀地想：本也不错的陈玲是抵不过人家的。

第五章 52

……狗日的肖老四，狗日的肖大鹏，我变成鬼也不放过你们……来吧！来吧，我的身体就是我的武器，我要让你们生疮、流脓、断子绝孙……妈，妈，你不要打素丽了，素丽……

第六章 74

儿子成了一种威胁，是一把随时砍过来的刀，是一支随时射过来的箭。她在煎熬中等待着，她不相信儿子会遗忘，会永远沉默。这个十四岁的小人儿，这块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为何变得这么难以琢磨？

第七章 85

他们告诉张原会人的长相倒是次要的，主要是诚心不诚心跟你，会不会过日子，真弄一个脸蛋儿招人的，恐怕你还降不住呢，到时候摆了挑子、乱了窝子、戴了绿帽子，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第八章 102

曼丽，你好蜜坏蜜吃得太多了，而使你命丧黄泉的，正是那“嗡嗡”叫着如一团阴气般的蜂群啊！渐渐地，张冰的脸浮了上来，那脸俯向她，在即将相互狂吻时，那脸上竟突然地满布黄蜂！

第九章 127

张原会就在这条街上行使他公民的自由，他走走停停、左顾右盼，一有春光外泄的，他就尽收眼底；唯有这样，他才能使自己的傲口得到片刻的麻木，一颗渗血的心不断在黑夜发出几声冷笑来。

第十章 148

冷不丁地一个尖细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蒋立言惊得急忙扭转头，见不知什么时候已有了一个女子。她的头发很古怪地束着，脸上的神情很滑稽，跳着脚喊着：

“好！好！新郎官的大腿真白呀，哈哈！”

纸婚年

第一章 173

新娘子着一件大红绸旗袍，那红跳跃着光泽，上面用黄线绣着一只金凤；头发高高盘起，上面飘忽着两串小巧的绢花；而大红衬托下的一张脸，愈加白皙、细腻……

第二章 183

然而爱是一个周而复始的东西，每一个女人都是一个圆，每一次相恋都是一个圆，你站在这圈儿的末尾了，也就站在了另一圈儿的开始，但同时有一个同样的末尾已在等你了！

第三章 202

陈玲不再动了，睁着眼，泪痕犹在。蒋立言去舔那泪，她不动，很快又流出一串，令他怎么也舔不完。

第四章 218

蒋立言扭脸看她的裸体，白是白，可皮肤已开始松弛了，尤其是乳房，刚才的鼓鼓纯粹是海绵乳罩的作用。命运是公平的，无论对哪个。

第五章 232

他的一只手颤抖了起来，慢慢地伸了过去，在桌下抓住了她的一只手。她身子一颤，眉毛向上挑了挑，继续看着他；他判断不出她是愤怒还是欢喜，心跳得更加厉害，恐怕一张嘴就会从喉咙里跳出来。

第六章 252

“我问妨碍没妨碍你。本来是我回来的不是时候妨碍你们开心了，偏做出她来造访妨碍你读书的样子，你去演戏吧，准行！”

“你说什么呢？吃得哪门子醋！”蒋立言的声调一下子提高了，他很容易地发了火。

第七章 269

蒋立言却什么都明白了。这两天来自己种种想法是那樣的幼稚！他为自己的天真深深地惭愧，又为黄简竟然这样对他而心疼，那疼一锥一锥的。

第八章 285

蒋立言感到胸腹里被一只大手猛烈地一搅，五脏六腑都挤到半边儿去了。挤着，堵着；而另半边儿空空荡荡，好象有几只小手挥舞着，没抓没挠。他的嘴张了张，舌头却僵死得象一片木屑；虽然没有毛骨悚然，但脑门上也是一下子布满了冷汗。

第九章 299

那些字犹如刻写在陈玲的泪上；他感到热了，对，是通身暖融融的那种，为在别处走着或干着什么的陈玲，为在屋里坐着的自己，为不在一起时两人之间相互的牵挂。幸福不是说的，也不是写的和画的；而且它不是随时能来、永久不去，正因为如此，幸福才能成其为幸福。

第十章 310

“变态？到现在你还这么文绉绉的，有什么用啊？在这世界上，你得到任何一样东西，都会失去一些别的东西，这就叫代价。你无非是需要钱，不妨说明了，省得大家在一起时云山雾罩地不舒服！”

作者发言 325

附：《纸婚年》原结尾 326

青春雪/纸婚年

长篇小说

青春雪

又名《同居时代》

秋天了,所有的叶子都走向腐败。

——题记

第一章

* 1 *

睡得正沉的蒋立言被急促的敲门声震醒，同时听见陈秋田在外面说：

“老蒋，都几点了，你还不醒？十五分钟后到会议室开会。”

蒋立言忽得坐起身子，伸手去抓放在桌子上的长裤，忙乱中不忘推了身边的陈玲一下。门外没有了声响，陈秋田走了，而陈玲没有醒过来。被吓得一跳的蒋立言才定住神，看看手腕上的表，两点过十分了。两点上班的单位，正事儿往往两点半才开始，陈秋田也是刚来。他不忙穿衣，扭脸看陈玲：陈玲舒展着身子睡着，脸蛋红扑扑的，有一缕光线从窗帘的缝里射进来，斜照着她的额，眉头微微皱着，上面有细小的汗。他不推了，用右手食指抵住陈玲的一个乳头，轻轻地旋。没有反应，还是没有反应。他放弃了，套上裤子和衬衫，窄窄地拉开屋门挤了出去，又“砰”地推进一句话来：

“我走了！”

蒋立言不担心穿着“三点式”睡在床上的陈玲。甭看你在屋里翻身倒过儿、稀里哗啦她不醒，等你一走，屋子里一清静了，她立马儿就睁眼，这女人——哦不，她还是年方三八的未婚少女呢

——兼有着妇人的迷糊与少女的机警。

蒋立言的宿舍在这座楼的顶层——三楼，市文联办公区是一二楼。一出门儿，仲春的阳光如夏日般白亮地晃他那戴着“博士伦”的眼，他使劲眨了眨，涩得不行，看不清楼下的人。他先在走廊东侧的水龙头下畅快地洗了一把脸，然后双腿软软地走下楼。

“关门儿！关门儿！”擦肩而过的陈秋田指着他的裤子说。他“哦哦”着急忙拉上拉链儿，侧目一瞧会议室，又拉住匆匆的陈秋田问：

“今天什么会啊，怎么这么多人？”

“你不知道吗？地、市文联合并。哦，前几天你不在。我得拿发言稿，王主席等着呢！”

原来如此。这个消息蒋立言也听说过，现在大刮合并风，几个学院凑成一个大学，一个公司吃掉俩工厂，这么一合，两套班子成了一套班子，人丁兴旺啊！一进门儿，把蒋立言吓了一跳，会议室里已坐满了人。正座上坐了文联的领导，宣传部江部长也来了，门一响，投过来一片明亮的目光。他把头一低，想溜到后面几位男同事那里去，不料王主席笑道：

“才睡醒吧小蒋，头发还乱着呢！”

4

这老头儿！分明是在等着什么，没话找话说，却偏以一种慈爱、关怀的口气。

蒋立言只是“嘿嘿”，孰料还没走到安全地带，已坐在那里的阿贵（此人写诗，这是笔名）冒了一句：

“嘿！老蒋，这边儿有座！”

很多人笑了，一片明亮的目光尾追过来，蒋立言“嗤溜”一声，没进黑脑袋之中。